

# 官場對聯

古代文人多入仕途，故留下許多官場對聯，輯錄官職、姓名、籍貫等元素，饒有趣味。最著名的當屬那句「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官名地名與政治現狀形成鮮明對照。

大漢奸王揖唐，早年頗有文采，是清末最後一科進士。一九一五年，他被任命為吉林巡按使，到任後與前任孟憲彝交接。兩人都是對聯愛好者。酒酣耳熱之際，孟出一上聯：「湖北兩段，奉天兩張，吉林兩孟，將軍巡按兩相當，文武同城復同姓。」

當時各省以將軍、巡按使分掌軍、民兩政，湖北為段芝貴、段書雲，奉天為張錫鑾、張元奇（棋聖吳清源外祖父），吉林為孟恩遠、孟憲彝。巧合至此，此聯真可謂可遇不可求。王略加思索，對曰：「湘鄉一曾，合肥一李，中州一袁，王道聖功一以貫，英雄有守更有為。」借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抒發雄心壯志，但後來竟賣國求榮。

端方是清末滿族重臣，其痴迷對聯的程度更在王、孟之上。其任

湖北巡撫時，曾為黃鶴樓集一聯：「我輩復登臨，昔人已乘黃鶴去；大江流日夜，此心吾與白鷗盟。」分別集自孟浩然、崔顥、謝朓、黃庭堅的四句詩，渾然天成，大有格局。

端方離任兩江總督時，曾自言留下一深深遺憾，那就是未能任命翁延年（號從九，湖南人）擔任山陽縣令。而原因居然是因為一對聯。當時有人撰一聯：「銅山縣，山陽縣，陽湖縣，湖南從九，做過四五年知縣；鐵寶臣，寶瑞臣，瑞鼎臣，鼎足而三，都是一品大臣。」

字字針鋒相對，尤其是以鐵對銅，工整至極。下聯中的鐵良、寶熙、瑞良，分別字寶臣、瑞臣、鼎臣，都是滿洲親貴。翁延年曾任過銅山、陽湖縣令，假使端方任兩江總督時間再長些，估計山陽縣令就是翁囊中之物了。

**瓜園** 蓬山  
gardene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 胡適也「抖音」

「抖音」上真是什麼都有。前十幾年，老照片挺稀罕。自從有了抖音，「老視頻」也讓人覺得有趣。今天，我看了一條胡適演講的視頻，準確地說，是音頻，因為並沒有演講的影像。

記得以前讀過一本《胡適談話錄》。書中介紹，是配了原聲光盤的，但我讀的那本書是從圖書館借的，光盤不知是掉了還是被「孔乙己」竊走了，只剩書之本體，只好失之交臂。抖音，讓我第一次聽到了胡適的聲音。他略帶安徽口音，語速平緩、吐字清晰，比今天不少影視明星強。還會抖一點包袱，確是在演講上下過功夫的。由此查索，「進駐」抖音的老名流真不少，找到了張學良的一段語音，東北味

兒很足。收藏老照片的人今天已有不少。多以晚清民國為貴。手機拍照普及後，膠片不那麼金貴了，看照片又都在屏上，洗照片的人少了。即便是一二十年前的「新照片」，其實也有收藏價值。

較早把老照片作史料收的，大概是鄧之誠。我讀過他的日記，有不少購買晚清照片的紀錄。當年，還有常上他家兜售老照片的商人。此人可能吃準了鄧先生的收藏癖，要價奸猾，常在日記裏捱罵。這也說明鄧氏收購老照片聲名在外。而當時距晚清不過幾十年，足見史家眼光之炬。老視頻存世的估計有不少，藏在檔案館或圖書館裏，以後公布的可能更多。我

也盼望更多。看視頻、聽聲音和讀文字，有很大不同。聲音帶著語氣，透出好惡臧否，不着文字，全憑領會。當然，高明的文字也不動聲色透露出情緒，經典如魯迅的兩棵棗樹，或朱自清的一池荷花，至今耐人琢磨。但說到底，是讀者的想像，終究隔了一層。

視頻更直截了當。網上一些老視頻，錄下晚清時人生活、行旅，有觀看者訝於其「現代」。那可能是把「古人」想得太古代了。生活的變化大多數時候是緩慢的，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對於普通人來說，尤其如此。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抗「疫」微商

朋友圈裏，有個朋友變成了抗「疫」微商。與他交往不深，只知道他相當年輕，剛剛畢業沒多久，此前似乎正在創業，具體做哪行也不清楚。隨着疫情的發展，他的朋友圈就是一個《尋「罩」他鄉的故事》——不知道用什麼渠道，他先後從越南、土耳其、埃及乃至阿爾及利亞等多個不同的國家搜羅了很多口罩。在「罩」難求的香港，他朋友圈中整箱整箱的口罩，分外顯眼。而隨着內地復工，口罩供應量大幅提升，他的朋友圈似乎也「春江水暖」，立刻轉型開始賣體溫槍。

此前有團體想要買一批口罩來贈送基層，我就聯絡這位朋友想去問問價。開始還有點不好意思，那種感覺就好像之前iPhone風靡，許多久不聯絡的內地朋友紛紛聯絡我，想要省個差價買港版iPhone，初時都是突如其來且不乏尷尬的噓寒問暖，但幾句之後總是要進入正題的。我正是這種感覺——久不聯絡，初一開口就是求取今時今日堪比

「黃金」的口罩，這怎麼好意思？沒想到他回覆的語音之中倒是非常熱情，彷彿昨天剛剛一起把酒言歡。說到正題，他也立刻直截了當地回覆價錢，一聽之下，我心中一驚：頗高。他見我沒有立刻回覆，一連串語音發來，大意是他的貨源可靠，各種證書都齊全，他自己也多方奔走，實在賺不了幾個錢。我將他的聯絡方式交與團體負責人，便沒有再去參與。而最終，也沒有見那團體贈送口罩的新聞。

有判斷力，有行動力，在大眾最需要的時候，提供最緊俏的物資，從中取利無可指責。從理性上，我知道這是標準的「在商言商」，但從感性上，我真的就不太願意再與他「為伍」了。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 好醫

一場新冠肺炎，把中西醫之爭推到了風口浪尖。中醫地位在香港不如西醫，該是不爭事實。有一年摔倒讓白車送到了香港某醫院，年輕醫生問起服藥史，聽我報出中成藥的名字，他扯扯嘴角，毫不掩飾對中醫的鄙夷。

我敬重西醫，也會吃西藥，但比較喜歡看中醫。我信中醫只基於一點簡單的歷史常識：西醫傳入中國僅一百餘年，中華民族之前的數千年，還不是靠中醫才得以繁衍延續？這個顯淺的史實便足以打臉那些「中醫黑」了。

中醫中藥常被黑為「不科學」。它斷症的望聞問切，筋絡、氣血及穴位的說道也被認為是虛幻的個人化體會，並不西

醫般，有各種科學數據的支持。中醫的藥，只是俯首可採的花花草草，有時甚至連石頭都是名貴中藥。「牛黃解毒丸」不就是用牛膽囊中的膽結石製成的嗎？要是把這味藥向西方的醫生細說，他們或許瞠目結舌。

社會不信任中醫，還因為中醫隊伍成分複雜。西醫都出自學院，醫學教育歷史悠長，學生都接受過四五年系統的專業學習和訓練（「文革」前內地的醫科大學讀八年）。中醫教育在內地才建立了六十多年，在香港更只有二十年左右。人們總覺得中醫浸淫得不如西醫，何況坊間還有一批來路不明的遊醫。他們中一些人把自己的醫技吹得神乎其神，無所不能，開藥不

按章法，治不好或治死人就逃之夭夭。這類香港稱為「黃綠醫生」、北方稱為「蒙古大夫」的神棍騙子，實有毀中醫的聲譽。

內地提倡「中西醫結合」已有多多年，民眾對此也有共識。許多人急症、確診都先看西醫，調理、養生便找中醫。這次爆發的新冠肺炎，其有效的治療及控制，就有賴「中西醫結合」的大計。

病人只求病愈，才不會理會中西醫孰高孰低呢。在他們眼裏，不管西醫中醫，能治好病的就是好醫。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 當死神來到面前

人如果可以活兩次，一次必然是出生的時候，另一次則當你能面對死亡的時候。面對死亡是可怕的事情，大人都避之則吉，中國人對死亡最忌諱，連提起也會覺得惹來不幸。可是逃避死亡並不能讓我們遠離它，相反它只會像攀藤般把我們纏死，一直到它攀上了我們的頭頂，這才驚覺它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

榮格寫過一本以他自己與潛意識對抗的傳奇著作——《紅書》（Red Book），裏面記載一段榮格遇見死神後的感想「人們從日常的生活體會到死亡的恐怖，繼而被這種恐懼驅使着陷入沉思。我們未曾死過，但是藉此思考卻使我們更意識到生命的可貴，因此而快樂。我們從沉思中

醒來，不但克服了死亡的恐怖，與此同時也能更好地活出生命的精彩。當我們這麼做時候，我們早已不是那個原來的自己，我們是新的生命。」

多年前我曾經被派到台灣的安寧服務中實習，照顧臨終病人的心靈和生活需要，每當醫生問診後，我都獨自留下來和病人談話，記得有一次和一位末期病症的阿姨談話，阿姨篤信基督，但卻未能接受死亡，每天去到阿姨床邊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她能為自己有更好準備，可是阿姨並不想談以後，只想我現在能給她新的希望，可惜誰也沒有能力拒絕死神。當死神站在床頭的時候，誰也沒法可以喘得過氣來。能夠像榮格一樣，自己走到死神身邊，和

它談生論死的，並不是我們能做的事。但畢竟他為我們走過這一條路，我們就得學習這一課。死亡的意義從來都不是結束而是重生，舊的我不從生命中死去，新的我就不能來到這個世界，這並不是什麼天方夜譚，毛蟲變成蝴蝶，中間結蛹的階段，毛蟲在蛹中會完全瓦解，才能蛻變成蝴蝶，這個近乎完美的轉化，必先從死亡中才能獲得新生。或許在榮格以外，我只能肯定蝴蝶活過兩次的生命。

**象訴** 馮俊彥  
instagram.com/symbol\_talk/  
逢周五見報

# 春來發幾枝

清晨微涼的空氣中傳來陣陣鹹肉菜飯的焦香。尋味遠眺，小河對面改造危橋的工程進行得熱火朝天。春節放假，接着疫情爆發，工地上安靜了一個月，最近工人復工了。幾天不見，小區裏牙紅、粉白的梅花已綴滿枝頭。玉蘭含苞，一簇簇像玉色的毛筆尖。樓房間的紅葉李開滿了星星點點的小白花。河邊柳條爆出了嫩綠新芽，在早春的風裏搖曳生姿。路過幼兒園，一樹海棠開得正好，只是各地學校都推遲開學，少了往日兒童嬉笑的熱鬧。

「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猶發舊時花」是感懷滄海桑田，物是人非。「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悲嘆繁華不再，人煙稀少。其實，自然界寒來暑往，春生秋熟，始終按照自己的節奏前行，並不在意江山易主，人事更迭。自我中心的人類寄情山水時，卻不免驚詫植物照舊開花結果，一如往常，若無其事，並不因人間的戰亂、災荒與病痛而發生絲毫變遷。所以，「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人們感慨身外世界的無情，更是彰顯我們熱愛比興，將情感投射於外物的習慣。

一九三八年春天，南京大屠殺發生三個月後，為救援中國婦孺心力交瘁的美國傳教士、留守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代理校長魏特琳女士搬出鎮在宿舍閣樓上的自行車，踩着去郊外欣賞新開的梅花。她說，「終於不再生活在鼓眼中」了。平凡俗世，不可能人人、刻刻都開雲野鶴，無牽無掛。人間煙火，有愛就有憂懼。正因為如此，哪怕自然並不因人類的意志而轉移，經歷了浩劫的人們總要從自然中尋找慰藉與希望。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 求子心切鳥為佩

去年有一則趣聞，指波蘭偏僻地區一個小村落，人口僅二百多；近年來所有人家誕生的全是女嬰，引起恐慌，怕會絕後，紛紛向上蒼祈求「子」嗣。這使人想起中國遠古時代母系社會中期和晚期時，因為人丁單薄；如果要保存其氏族社會，必需生殖繁盛，才能衍生存下去。他們把鳥（包括鴨子）視為繁衍旺盛的象徵。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就十分注重鳥紋，考古遺址出土的彩陶殘片皆可見。先民約定俗成的觀念，認為鳥是代表「男根」；亦即河南人俗語中的「鴨子」，以及四川人與廣東人俗稱的「雀雀」。古陶塑中的長頸鳥首，有螺旋狀摺，分明以鳥紋和鳥形象徵「男根」

；不少婚嫁用品，俱強調鳥的造型，深盼早生貴子，傳宗接代。我們到少數民族地區旅遊，也發覺納西族、侗族、苗族和黎族等，依然流傳「鳥蛋生始祖」的神話。

古代神話傳說指「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詩經·商頌》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屈原《楚辭·天問》也有「簡狄在臺」、「玄鳥致胎」之句。據《拾遺記》載，簡狄是神女，遊於桑野，拾得黑鳥遺卵吞下，一年有娠而生契；契，就是商的始祖。故商代玉器中，有很多是鳥的造型，一些高冠玉鳥的冠部極為誇張。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玉珮，亦有鳥首人身者，甚至



有龍鳥合佩；充分顯出商代人對鳥的崇拜。西周早期繼承這種觀念；曾見博物館藏品中，有一件青黃玉雕成的鳥形佩飾，形似「石祖」和男根，造型大膽。那時鳥形玉器仍多，像附圖，是西周時期用東北蛇紋石（褐、綠、黃、紅原色）雕琢成的板狀體雛鳥形玉珮飾。當時一些婦女合歡後，時常佩帶身上，深盼能夠誕男嬰。

現今看來，只屬一種可笑的「迷信」；但古人這種繁衍且求旺丁的觀念，歷久不衰。這種蛇紋石主要產於遼寧岫岩縣，亦名岫玉，是鎂含結晶水的硅酸鹽；雖然比不上新疆和閩的上等白玉和羊脂玉般溫潤潔淨，但較南方產的蛇紋石質地與硬度為佳。岫玉由微小纖維狀、葉片狀和鱗片狀等晶體構成，形成特別的紋理，使遠古無知者喧傳為「麟胎」的標誌，認為用這種玉石雕成鳥佩，將來就可生下麟兒，簡直是穿鑿附會；但求子心切，古今皆然。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 我們需要怎樣的閱讀

回到當前發生的種種，你會發現人們所經歷的苦難，其實在過去讀過的書中都有詳細的描述。也正因為擁有這樣的閱讀經驗，你可以從魚龍混雜的信息中學會分辨，不被謠言、假消息帶偏，進而找到自己內心安定的方式。

然而，閱讀並非一劑特效藥，如果你希望在需要精神支撐的時候，通過一本書就能直接找到答案，那定是奢求了。閱讀其實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只有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閱讀之門才如同被洪水不斷衝擊的大壩，在某個時間點上被徹底打開。而你想要尋找的答案，其實早已藏在曾經讀過的數百近千本書裏。

相比追隨暢銷榜上的流行書籍，我更偏愛漫無目的地「隨性而為」。不同於前者往往帶來枯燥不順暢的閱讀體驗，毫無功利性地看書常常自帶「無心插柳」的效果。把看上去覺得有趣的書拿來，讀得進便讀完，讀

不進就放棄，也不用有什麼心理負擔。通常，在這種尋尋覓覓的閱讀中，也總會遇到一本對自己影響甚遠的圖書，就好像是命中注定的緣分。

俗話說，文章要慢慢寫，書要慢慢讀。若是囫圇吞棗般地一目十行，這與日常的飛速生活又有何區別？我們閱讀，不就是为了獲取寧靜與緩慢嗎？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